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

板邾疵

元和姓纂邾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邾疵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

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邾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無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蠹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意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

古而如通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
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
之趨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
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
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

輟列改
五行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
也
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

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
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
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
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
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
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
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
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總襄子召張孟
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
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錢

皆作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

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

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

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

以狄蒿楷楚檜之楠楷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

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

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

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

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唐圻樓苦當作苦即楷字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

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

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

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

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

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知伯

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

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

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

臣之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一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
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
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
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
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
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
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

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
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
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
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
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
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
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

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
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
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
權重而眾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
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
在已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
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
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

劉改作也

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
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
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如何對曰死僂張孟談曰
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
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
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止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
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
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
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四

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
 敗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
 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
 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
 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
 刃其扞曾本作扞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
 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
 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

去者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
 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
 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
 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
 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
 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
 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
 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
 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
 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
 嗟乎豫子豫劉去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
 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
 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也寬舍臣
 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
 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齎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

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

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

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

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

漿不入口三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

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

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利之也必輟君不

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
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
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

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

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

曾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

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

乘軒車蘇秦家

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滕負書擔橐觸塵埃

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

古妻帑皆作帑後人造作孥古無孥字

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

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

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

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

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

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

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

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

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

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麤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

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

臣 慙剗改

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徼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

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八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躡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

著之盤孟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

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

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巫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臯韓

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

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抱社稷

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

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

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

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

黨之守靳黈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支今王令韓

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

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

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
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
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
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
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
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
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
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留太守有詔使
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
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
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
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
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
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

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對問其故

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

鐵鈞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

有謂集錢劉臣為鐵鈞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

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

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

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

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

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

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

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

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

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

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之
 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_{叶平聲音}之哉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
 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
 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
 全而歸之

十三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
 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而天下之所明見也

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
 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
 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
 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
 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
 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
 惟寐亡_{劉本作志}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
 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
 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
 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

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

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

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

馬免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移續

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

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

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

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梁矣秦與

梁為上交秦禍按攘梁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

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說之書百

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

書而已豈免為陋儒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

乎言不知通變也

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

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伐韓梁西邊楚王

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

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

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

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

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戰國策卷第十九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
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
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
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
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
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
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
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
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
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
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
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

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

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

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

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

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

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

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

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

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

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

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

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

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眾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

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

作聞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

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

新刻添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

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

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

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

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

從親以儕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

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

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

一本无爲字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

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

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輸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

曾改亡齊罷作破

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

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入下兵攻懷服其人三

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

周官御史掌贊書

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三本同無

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

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心忿悁含怒之日

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

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

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

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

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

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蕃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于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

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

曾本添乎字

王曰

曾本添曰字

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

六

是以賢君靜而

一本無而字

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

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故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

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奈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

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改功有所止曾本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

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
 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
 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
 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
 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
 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
 也被三本同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元錯臂二字錯臂一作非面孔衍作右臂

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

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一作緹冠黎緹

史記作却冠秫紬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紬之名銖者

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蓋言女工鍼縷之

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

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

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

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八

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也

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

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

騎射以備其參胡

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

樓煩秦韓之邊且昔

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

集錢劉作簡主

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

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

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

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

議敢道世俗之間

一作聞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

臣。愚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

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

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九

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

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

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必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道劉作後世便國

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

志淫是鄒魯無奇

錢改奇作表

行也

曾集無也字

俗辟而民易是

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

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

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

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

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

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

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

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

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失而求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

傅王^乎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

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

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

不怙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

竭臣之罪也。傳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且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黃金，飾貝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晉中大帶，黃金，胄純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貝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

亦名師比，則胄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

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

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

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

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

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

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

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令甲。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
 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
 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
 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
 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
 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
 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
 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

十二

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
 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
 不棄功知不遺時令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
 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遂胡服
 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
 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高氏戰國策 策十九

古

雅雨堂

十三 後六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
 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
 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鈎罕鐔蒙須曾作之
 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眾
 而為此鈎鈎罕鐔蒙須曾作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
 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
 百丈集作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
 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
 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
 眾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

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
 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
 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
 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
 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
 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
 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
 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

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

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

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

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二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為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

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連。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也
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

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

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

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

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

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

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

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

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

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

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

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

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

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

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

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

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

整刻改

四

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
 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
 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
 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
 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
 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
 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
 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

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作赦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

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

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七字

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伐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

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

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困知秦力之

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

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

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

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敵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媯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媯今媯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媯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媯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

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

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

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鬪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

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
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
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
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
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
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
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
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

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
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
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
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无成字也趙
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
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
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
 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
 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
 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去魏王
 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為於先王平
 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
 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錢劉本請為紹辛垣衍曰吾聞
交之於將軍

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
 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
 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
 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
 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
 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
 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

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作漆舍字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繫刻改

繫刻去
二字

高比單國策
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
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
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
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
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
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
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
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

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
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
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
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
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
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
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

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颺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

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

傳一作

士也何以教

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問雖然王致之於

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

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

臣故一作固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

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旣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

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

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

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連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

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連

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

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音作音之所以事王

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遂衰惡之

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

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

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

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折矣建信

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

而膏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

殺呂遼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是與殺呂遼何

以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儼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

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

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

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

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

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

高氏輯國策 第二十一 雅雨堂

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入旦

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
曾無此以
上五字
曰臣一見而能
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
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
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
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
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
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
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為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

曾無此以
上五字

曰臣一見而能

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
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
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
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
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
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
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

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抹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

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

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

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

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

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皐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

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

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

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

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

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

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

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

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嘗不歲

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劉氓一作

氓處於趙劉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

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

大劉大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

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

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

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

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

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

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

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

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

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

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

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

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

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

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構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岷也使臣守約若

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曾無堅字約而

燕刻

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後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

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

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

信秦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

四

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元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

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

齊收楚與韓岷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

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

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也絕下軹

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元爍字矣國

燥一作於秦兵分一作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

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

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之而與秦爭戰

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

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

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

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

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

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

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

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

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

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

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

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

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

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

高氏戰國策 策二十一 雅雨堂

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

曾劉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

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本無下薄故

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有

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

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

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

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座座

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

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

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

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蚩為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

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元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

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

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元

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

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

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

刺敝即裝裂

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

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

將劉本添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

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

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叶涉血之仇邪其

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蚩使安平君知又

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

作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

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

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刺敝府庫倉廩

虛兩國交以習曾劉作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

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

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施齊人戎郭

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史集

所製字實華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

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塋字安知非自武后

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思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

文地字乃作坐又鴟冠子亢倉子皆有塋字姑存之以七

侯博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

識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放鼓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

劉本元 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之合也故效地今

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

趙莊劉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

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

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

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愚曾為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

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

為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

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為燕也吾固將逐之

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

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

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

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入而笑是

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

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

傳劉去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

高氏戰國策 策二十一 九 雅雨堂

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无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

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

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雍劉作柔雍者便

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雍者便

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

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為之枉

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其賊在於內

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

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

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

連。

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九

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字受命而往至秦獻

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

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

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

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

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

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

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

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母弟也猶大

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

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

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剗胎焚天

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

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

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

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茅舉為姚賈謂趙

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

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

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

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

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

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泄鈞為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

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與謀曰春

廣所按世即泄字

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

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

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

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趙

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

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一本無

無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徐趨至

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

古須皆作員誤為揖

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耳曰

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

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

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

衣之數以衛王官没一作官味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

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

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

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

而泣之祝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甚

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子孫相繼為王也哉

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

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

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

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

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

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

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无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最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最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五

十三前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高誘注

知伯索地於魏栢子魏栢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栢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僇僇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質一作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臯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

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觀續云

後語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作堵之肉尚一本無此食之其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

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劉无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曾作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

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
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

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

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

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

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信字不足保也是一本無是字伯王之業

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一本無有字洞

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

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

陽廬曾作廬畢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

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

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

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添也字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

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

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

矣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
 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
 不崩直而不倚揀撓而一本无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
 臣不能為也前脉壘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
 士不迷惑者巴一作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
 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
 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
 田二十萬巴一作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
 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

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
 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劉作盡以為人已
 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御庶子官名也或云鞅乃瘞
 之子謬甚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
 稷何公叔痤對曰瘞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
 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
 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
 公叔瘞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西之秦孝公受而用
 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
 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唐圻按汝南連文有字行
當依吳師道

高氏戰國策

四

南有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塋南有鴻溝陳汝許

曾作海
鹽無胥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

曾去
燕字

酸棗塋

方千里塋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

曾作田
舍廬廡

曾無所芻牧

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

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

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

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

曾集劉無此
以上五字

且

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媿

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

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

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

千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

曾劉無
乘字

騎五千

匹曾劉無
匹字

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

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

劉作
實

故兵未用

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為人臣割其主之塋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

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

求割塋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縷縷奈

四

高氏戰國策

策二十二

五

雅雨堂

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
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則必無強秦之患
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
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
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
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
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
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糟庾不下十萬魏之

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

劉作合

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

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
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
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
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
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
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
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

高氏單國策
六
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
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
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
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
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
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
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
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
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羸輕折
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

曾劉無
愚字

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

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
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

劉作
干夷

為董慶謂田嬰曰

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
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
矣不如貴

一作
舍

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代拘於魏欲走而之齎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

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荃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荃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代也秦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荃廣矣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

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

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
以為不可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
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塋也甚力左
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
不聽也公不如因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
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

曾作
楷

之將行

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
出秦曰應為知之

曾作
之

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

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
而母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
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
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
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
色衰重家一本
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
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秦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八

而一作亡讀若毋猶言得毋

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不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

劉去子字

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

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

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敝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

一作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九

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荃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

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

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信曾作便因而委之

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荃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

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

趙取乘上收侵地虛頓上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

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為制事敗為趙

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張儀告公仲令

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

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

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

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

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

楚戰勝齊敗一本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

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實屢謂魏王曰臣不

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
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
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
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
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
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
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
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
約車載孫作齋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車五十乘

至衛間齊行本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
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
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
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
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毋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
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
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
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

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牛道

十一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十二前二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二

高誘注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口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

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

需前作田縹從中敗臣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

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

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

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劉無此注入子

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

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曾題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劉無此注孰

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

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

右近左遠曾劉無此注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

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濫樂

而從曾作後之可也王不如其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

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

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劉

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

利劉去身而一本無便於事王曰然果厝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

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

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蓄一作蓄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

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

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

能守而又況存蓄乎若戰而劉添勝兵罷散大王之攻

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

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

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

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

一本無也

字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

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

一作薛公旁出云一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

言惠子恐請告惠公一作惠公子一作曰諾駕而見太子

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

續云

呂氏春秋作

之一本元

尾樂水齧其墓

續云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

州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

古公亶父以脩德為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

梁山而止于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辭至于岐下是

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山今之葬山名

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滴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

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

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强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曾添者字殺之不為曾作無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壘既已得壘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壘既已得壘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

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為王計太上伐齊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冉明孰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兩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

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今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為

四

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氓周最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博切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

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為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

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

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茂堂曰傳當作傳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曾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

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施謂韓魏交令太子鳴為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

生倒

劉作側

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

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則字子必危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

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以者以字誰而君便之

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

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

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

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

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

也左疎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

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也皆將務以其國

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

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

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

聞之忠不必當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

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

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

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

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

今曾作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字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定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

招質射之的也呂覽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注云招塼的也射樞質詳見周禮

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定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塋非定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塋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一作多割塋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

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攻城塋於王王雖復與之攻
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
許楚城塋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
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
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塋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
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
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

孫作恭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

龐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

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

果不得見

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

龐君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

一本無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

九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噉

快也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無一本

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作一

荆臺而望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作一

方湟菀文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類聚引

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

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